

# 徹底粉碎美帝國主義的 原子彈訛詐政策

陳學實編著



五十年代出版社

---

徹底粉碎美帝國主義的  
原子彈訛詐政策

陳學實編著

五十年代出版社

一九五二年·北京

---

徹底粉碎美帝的原子彈訛詐政策

編著者 陳 學 實

出版兼  
發行者 **五十年代出版社**

北京和平門內北新華街丙六號  
上海南京西路一一二九弄六號  
香港德輔道中二二號大華行三樓

印刷者 五十年代出版社印刷廠  
北京和平門內北新華街丙六號

1—3000

一九五二年二月北京初版

# 目 錄

- 一 美帝妄想用原子詐訛政策不戰而獨霸全世界……………一
- 二 原子彈並沒有毀滅廣島和長崎……………六
-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帝的幾次原子彈試驗……………一一
- 四 原子彈不能決定戰局……………一六
- 五 日本投降不是原子彈的功效……………三六
- 六 蘇聯也有原子彈……………四六
- 七 到底是誰怕原子彈……………六〇
- 八 美帝還想用氫素彈來嚇人……………七〇
- 九 原子彈既然嚇不了人，美帝爲什麼還要拚命製造它？……………七三
- 十 全世界人民反對使用原子彈……………七八

## 一 美帝妄想用原子詭詐政策不戰而獨霸全世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美國統治集團重要喉舌之一的「紐約先鋒論壇報」的一個評論家依里奧德即建議：「美國應該立刻把原子彈當作一種『外交武器』，以便取得他國在政治上的讓步」，他還特別說明美國「必須取得蘇聯方面的讓步；這種讓步包括從亞特里亞海到朝鮮的各種問題。」這是美國統治集團重要的喉舌的評論家的建議。其實，早在他這個建議以前，當第二次世界大戰還在進行中的一九四五年七月，美國總統杜魯門和陸軍部長史汀生正在參加波茨坦會議，他們接到了第一顆原子彈在美國新墨西哥州阿爾莫戈多沙漠舉行試驗成功的消息以後，他們即已經決定要這樣作。據史汀生在戰後所寫的「回憶錄」中自供，當他們還沒有接到原子彈試驗成功的消息以前，「美國代表團懷抱着恐懼與胆怯的心情，注視着蘇聯在消滅德國帝國主義的主力以後的影響及其無限增高的國際威望」，當他們接到「這個消息以後，他們的心情，立刻由「恐懼與胆怯」轉為「莫大的毫不掩飾的滿意，驟然之下，這一事情（按指原子彈試驗成功）似乎已經給予民主國家（按應該讀作美帝國主義）的外交政策一種極其需要的平衡器」按應該讀作強迫蘇聯屈服的工具了。」從那個時候開始，美帝國主義即夢想原子彈的秘密可以由他獨佔，即已決定拿起這個「原子外交武器」來恫嚇蘇聯以及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妄想蘇聯以及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會被這種恫嚇嚇破了胆，喪失了戰鬥意志，以遂其不戰而獨霸全世界

的野心。杜魯門在戰爭剛結束才兩個月的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就這樣狂妄地說：「原子彈之被掌握在美國手中，乃是上帝對美國的神聖寄託。」大小戰爭販子也莫不拿這個「武器」狂妄地恫嚇蘇聯。一個美國共和黨的議員這樣恫嚇着說：「假如我們到西伯利亞舉行一次原子彈試驗，邀請俄國的領袖和科學家來參觀一下，那也許就可以使俄國啞口無言地站在世界之外了。」另外一個名叫伊斯特蘭的參議員，主張馬上用一個原子彈，投在蘇聯某一城市上，「蘇聯便會向美國屈服」。還有一個名叫文特頓的戰爭販子得意忘形地認為美國有了原子彈，「一夜之間已使蘇聯變成了一個二等國」。曾任美國駐蘇大使的蒲立特更大言不慚地狂吠：「祇要四十八小時就可以解決克里姆林政權」。英國第一號戰爭販子邱吉爾更把原子彈吹噓成：「抗拒共產主義的唯一武器」，妄想蘇聯會在這種恫嚇下「無條件投降」（一九四八年十月的演說）。

戰爭販子們拿起了這個「原子外交武器」對蘇聯以及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這樣的恫嚇，把大自然中沒有，同時也不可能可能有秘密的科學成就罩上了一件神怪的外衣，把不能決定戰局的戰爭武器吹成旋轉乾坤的法寶，恰是暴露了腐朽的帝國主義絕望掙扎中的拙劣的伎倆。這種拙劣的伎倆是否就能使蘇聯以及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屈服了呢？這就是連戰爭販子們自己也不敢相信。反動的美國「時代」雜誌早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底就這樣招供：「美國在這個問題（按指原子彈）上的優勢，不能延長到兩年或三年以上，在沒有一個有約束性的協定（按：這種所謂「有約束性的協定」的真實意圖是當蘇聯也掌握了原子彈秘密時，蘇聯應把他所知道的秘密公開，而美國所知道的原子彈秘密却不讓蘇聯知道）。的情況之

下，日子多過一天，美國討價還價的力量就減低一天。」即連最醉心於原子彈的史汀生對這個問題也為一種疑慮所困倒，據他在一九四五年寫給杜魯門的備忘錄中這樣招供：「希望用如此脆弱而短命的原子彈的秘密去使他們所珍愛的政府作讓步，這是合於實際嗎？」在同年，史汀生和當時美國駐蘇聯大使哈立曼長期會談以後，又寫給杜魯門的另外一本備忘錄中，他更坦白地供認：「我已經得到結論，即：不可能利用我們擁有原子彈作為產生改變（按指強迫蘇聯屈服）的一個直接的槓桿。」

以上這一切的招供都是在「一九四七年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宣稱「原子彈秘密早已不存在了」和「一九四九年九月塔斯社聲明「蘇聯已擁有原子武器」的以前，至於在這以後，美帝國主義已因蘇聯的擁有原子武器而陷於一片慌亂和極度煩惱之中，這種「原子外交武器」更是完全被擊得粉碎了。他那以「上帝給他的神聖寄託」的原子彈發動一個「超閃擊」，很快很輕易地就可以摧毀民主進步力量的神話是再也嚇不倒人民了。

一九五一年秋，蘇聯又一次舉行原子彈試驗以後，美帝國主義戰爭販子表現了更大的驚慌，對於這種情形，斯大林同志明確地指出：「美國的人物之所以苦惱，是因為原子武器的秘密已不僅僅為美國所有，而且已為其他國家，首先是蘇聯所有。」

美帝國主義原子彈的不可怕，毛主席早在一九四六年就已經明白地告訴過我們：「原子彈是一隻紙老虎，看樣子可怕，實在並不可怕，真正的力量不在於反動派而在於人民。」一九五〇年二月七日，美國華爾街獨佔資本家的喉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也終於不得不坦白招供：「原子彈到今天已證

明是一顆在恐嚇蘇聯時不會爆裂的炸彈，「以原子彈作基礎的」強硬政策原來是要恐嚇蘇聯的，但結果却打在自己腳上。」美國新聞處後來也無可奈何地引用了這個供詞（新華社北京一九五〇年四月九日訊）。美國最反動的戰爭販子之一的前總統胡佛，在美帝國主義侵略軍隊於朝鮮遭到毀滅性的打擊以後，發表了一篇題爲「美國政策的危機」的演說，他毫不掩飾地說：「我們必須認清一個事實：原子彈遠不像一度假定的那樣是壓倒一切的武器。」一九五一年三月二日，前美國原子能委員會主席李廉查也發表了一篇文章，警告人們勿過於相信原子彈威力，他說：「原子彈並不是決定性的武器，它不能根本解決問題。」美帝國主義的「盟友」英國也有許多人被迫承認了這個鐵的事實。英國皇家國際問題協會研究組的戰時英內閣軍事助理秘書傑柯勒少將，前英國外交部常務次長沙金脫爵士和英國國防委員會次長海德也坦白供認：「原子彈在冷戰（對蘇神經戰）中毫無用處，這不足以嚇人，即在熱戰（對蘇侵略戰爭）中也不要相信它是全能的神話。」（合衆社倫敦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日電）美國「心理戰略局」局長格雷坦白得更徹底，他指出：「國務院向來非常倚重原子宣傳，不僅把它作爲恫嚇敵人的工具，而且把它作爲對美國盟友行使某種壓力的工具，同時更把它作爲反對世界公共輿論的心理武器。」（電通社華盛頓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八日電）這種所謂「心理武器」蘇聯著名評論家魯賓斯基一針見血地指出：「只是外強中乾的帝國主義的一種詭詐武器。」斯大林同志一九五一年十月在答真理報記者問中亦指出：「他們想要美國成爲原子彈生產的壟斷者，他們想要美國擁有無限的可能性來恫嚇和詭詐其他國家。但是，他們這種想法其實有什麼根據呢？他們有什麼權利這樣想呢？」美帝國主義的原子彈祇是一



個紙老虎，一個訛詐武器；這個紙老虎，這種訛詐武器，斯大林同志早就說過：「祇能用來嚇嚇神經衰弱的人。」我們是英勇的和帝國主義作鬥爭並且贏得勝利的中國人民，是決不受他們的恐嚇的，毛主席教育我們說：「一切愛國者都應有決心反抗美帝國主義的侵略，並不受他們的恐嚇，」我們有力量徹底粉碎美帝國主義的這個訛詐武器。

## 二 原子彈並沒有毀滅廣島和長崎

上面我們說原子彈是紙老虎，是美帝國主義的一個訛詐武器，但並沒有舉出具體的事實，現在我們舉出美帝國主義的原子彈並沒有毀滅廣島和長崎的事實，來證明我們以上那種說法是完全正確的。

美帝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在廣島丟了一個原子彈，據美國的一個軍事科學家薛凡斯基所作的實地調查報告稱：「廣島二十座橋只塌了一座，原子彈爆炸中心附近的三合土建築物沒有大損壞，許多近代化的建築物，依然還屹立在那裏。四郊的大工廠幾乎完全沒有被破壞，工人百分之九十沒有受傷，環貫全城的鐵路，在八月八日就修復了，那正是轟炸後的兩天，廣島的火除了原子彈的爆炸而引起的以外，電線的走火以及被炸壞了的瓦斯管等，也助長了火勢。」儘管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如何誇大吹牛原子彈的威力，甚至吹牛被原子彈轟炸過的地方在六十年之內不能生長生物，受到原子彈的輻射的人會影響生育，可是事實究竟是怎樣的呢？聽新華社所報導的一個從廣島回國的曾經親歷原子彈轟炸的留學生由明哲談話吧：「就在廣島被炸一個月後草木欣欣向榮，來年苞穀及農作物在波及區長得特別茂盛，截斷的樹也抽出了新芽，至於人的生育，可以舉一個留學生的情形爲例，那個留學生當廣島被炸時，站在距爆炸中心僅一千米處，受到一點輕傷，短期內即恢復健康，去年（指一九四九年）在東京結婚，已經生了孩子。」由明哲在談話的結語中明白告訴人們：「我是原子彈下的經驗者，現在已回到祖國，在健壯

的學習。由此可見，原子彈並不像美帝吹噓的那樣可怕。」

上面我們從鐵的事實中說明了美帝原子彈的不可怕。但是，也許有人會被原子彈投下後廣島和長崎人民傷亡的數字所嚇倒。他們會說：「原子彈投下後，廣島到底是炸死人不少，怎麼能把原子彈的威力那樣輕視。」我們要告訴這些人，我們決不輕視原子彈的威力，我們正視它，承認它是有很大的殺傷力，廣島一個原子彈就炸死七萬五千人，炸傷七萬人；長崎一個原子彈就炸死四萬人，炸傷四萬人，確是歷史上從所未有過的殺人利器。但，我們要指出，它投在廣島，使廣島人民受到這樣大的殺傷，固然它本身殺傷力的大是一個原因，但這還不是唯一的原因。請看美國人自己所作的「戰略轟炸調查」這樣載稱：「一九四五年，日本的制空權已經喪失了，它沒有有效的戰鬥機或防空的抵禦。事實上，日本對於當時一日三次的偵察飛行，已停止加以干涉。因此，當三架飛機在八月六日早晨出現時，未見有任何抵禦的企圖，而在地面上，防空警報亦已解除，大部份的產業工人據說都已上了工，但有許多工人還在路上，所有的學校兒童和若干工廠的雇員幾乎都在露天工作，從事建築物防火的計劃以及撤移貴重物品到鄉間，因為沒有警報和人們對少數機群的不介意，那爆炸幾乎完全突如其來，人們都來不及躲避，許多人在路上，其餘多半都在建築薄弱的家中和商店。」日本的一個縣知事杉山宗次郎說：「日本的房屋是由木頭、厚紙和玻璃搭成的，要使它燒掉，只要用幾根火柴就够了。」英國調查團依據廣島被炸的實際情況，也是這樣的認識，他說：「如果是鋼骨水泥的房屋似尙能抵禦，而不致遭受到如此的破壞程度。」（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倫敦廣播）在廣島死傷的人中，多半是被房子壓死，或是被火燒死，真正

因原子彈的放射性作用而直接致死的，祇佔死亡總數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

原子彈並不是如戰爭販子們所吹噓的那樣可怕，構造堅固的防空壕亦可以抵禦它。當時廣島根本就沒有人跑到防空壕去，據一九四八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金獲得者英國勃蘭凱特教授在其所著作的「原子能的軍事和政治後果」一書中指出：「構造堅密的防空壕空無人居。原子彈投下後，這些防空壕仍屹立無恙。毫無問題，除了直接炸中外，防空壕是能够保護人們免於受到損害的。即使在那接近爆炸地面的地方，幾呎厚的水泥或更厚的地穴，似乎就是能保護人類不受放射後果的嚴重損害。」在美國人自己的轟炸調查報告中也清楚地分析說明了：「倘如在日常生活各方面能以充足的資金加以準備，那麼，像日本這樣破壞的損害是可以減少一些的。」

日本投降以後，美國的陸軍次長柏德遜到廣島去視察，回到美國後寫了一篇文章，刊於一九四六年二月號的「讀者文摘」上，裡面寫道：「我到廣島以前，以為可以一新耳目，但，結果却使我失望。最使我失望的是廣島的外型與其他被轟炸後的城市毫無兩樣之處……在廣島市區上縱橫之近代高廈依然巍然直立。這次轟炸絕對不像人們所宣傳的那樣劇烈。我所看到的房屋依然堅固如常，而且上面還有避雷針、彩色的欄桿，甚至其他易於損壞的物品也依然存在。在原子彈之最大擊中目標丁字橋附近，我想找尋「不毛之地」而終不可得，因為我遍尋各處始終沒有發覺和普通炸彈所炸過的痕跡有什麼異樣。「原子彈一擲，百物立刻化為烏有」的論調，我竟沒有辦法證實它，豈不是怪事嗎？我又看了距爆炸中心約一哩路遠的廣島醫院，院內的病人並沒有受到嚴重的災害。」

一個美國戰地記者楊格於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日美國紅十字會舉行的宴會上發表演說，他說：他本人戰時曾在重慶醫院中目睹被日本飛機散佈了細菌及毒氣的病人。他強調指出：日本廣島居民所患的火傷和永久性的疾病，並非由於原子彈的爆炸，而是由於日本高級統帥部儲藏在廣島的毒氣中的一種芥子氣的爆炸。日本會儲備大量芥子氣，僅經美國發現尚未動用的就有一萬四千噸之多（新華社北京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五日訊）。

廣島的情形是如此，至於長崎，原子彈所表現的威力則比廣島還要小，被炸的面積祇有一·八方英里（廣島被炸面積爲四·七方英里），死傷的人數也比廣島少（但，長崎人口的密度却要比廣島超過一倍）。這裡要說明的是，當原子彈投下時，警報也沒有發，幾乎可以說是長崎全部的居民都和廣島的居民一樣毫無準備，祇有在原子彈爆炸中心附近有四百個人，因爲聽到飛機聲音躲到防空壕裏，這四百個人因此而保全了生命。距原子彈爆炸中心僅一百米處，還有一座橋也沒有受到什麼損害。據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報告的醫學報告作者應露稱：「長崎受原子彈轟炸所發生的大火，遠不及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七日英國空軍以普通炸彈轟炸德國漢堡所發生的大火猛烈。」戰略轟炸調查報告又稱：「造成長崎這樣的破壞，祇要普通炸彈一千二百噸就行了。」投在長崎的原子彈的破壞力所以會這樣小的原因，據勃蘭凱特稱：「主要乃是由於崎嶇不平的地面，遮蔽了城市的若干部份，沒有受到炸彈的威力。」由此可見，即使是天然的地形也可以減低原子彈的威力。

關於原子彈輻射會影響生物生長的牛皮，在長崎也同樣的被拆穿了。據戰後美國軍事當局所組織的

調查團在長崎實地調查後所作的報告稱：「原子輻射區域農作物生長情形異常良好，在直接命中區農作物的生產較他處增加百分之五十，蕃薯增加百分之百，且特別巨大，棉花生產亦增加百分之百，枝莖較普通高出三倍。此外各種花朵都很繁盛。」日本農業專家古野認為，這種生長異常良好的情形是土壤經過輻射的結果。

以上這些事實都有力地說明了美帝國主義那樣的吹噓原子彈「威力無邊」祇是一個謊言，他的目的祇是爲了恫嚇、訛詐全世界人民。

###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帝的幾次原子彈試驗

美帝國主義「廣島轟炸」的牛皮拆穿了，我們再來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帝爲了恫嚇全世界人民所舉行的幾次原子彈試驗。

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美帝在太平洋比基尼珊瑚礁舉行戰後第一次原子彈試驗。參加這次試驗的美國特種艦隊共一百六十九艘，船員四萬二千人，飛機一百五十八架，同時還邀請外國代表觀察。據美國反動報紙稱，「邀請」的目的是「讓他們知道原子彈的厲害」和「向全人類證明持久和平（按應該讀作持久供美帝國主義奴役而不許反抗）之必需」。作爲原子彈試驗目標的有舊式船隻七十三艘，包括美國軍艦尼伐達號、舊日本軍艦二艘和德國巡洋艦友琴親王號，艦上備有各種樣式的軍事設備，從飛機、大砲、水陸兩用坦克車到制服、布料、食物都有，除此以外還有鼠四千隻、豬和羊各二百隻。在試驗前，美國的宣傳機關大吹牛皮，說這許多試驗目標，其「命運就在旦夕」，還說原子彈爆炸後會造成海嘯地震。一個叫史特羅夫的說：「原子彈爆炸後，世界氣候亦將發生變化，數十年內難以復原，可能將地球局部外殼分裂爲深四十哩，闊三米的兩半，參觀的人恐無一人可以生還」，還有一個叫畢爾脫里的牛皮吹得更大，他說：「我們的行星將會在九十分鐘內被一掃而盡」，可是結果怎樣呢？美國海軍部七月三日的報告中稱：「七十三艘靶子艦中，沉沒者五艘，包括新式巡洋艦一艘」，作爲靶子中心被漆成紅

色的尼伐遠號戰鬥艦僅受輕傷。據華盛頓每週新聞社的特派記者西弗登報導的實錄稱：「艦上釘着的像片並未跌下，甲板上的坦克像是成列的貨樣，吉普車也依然無恙，放在甲板上的十五隻羊和豬，失蹤了兩隻，其餘仍然活着。」在另外的艦隻上，據西弗登報導：「一百五十隻豬和一百五十隻羊，還有三千一百隻白鼠，分配在二十二艘靶子艦上，四天之後，祇死去豬十隻、羊十隻和鼠百分之十。佐賀艦沉下的時候一隻豬在水中游了二十四小時才經撈起，潘雪凡及亞艦上一隻白鼠生了三隻小鼠，活着的山羊悠然自得吃着青草，海中的鱈魚自由在地游泳，比基尼島上的棕櫚樹依然迎風搖曳，連一點灼傷都沒有。」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特派記者莫拉德，更將試驗用物管理員沙爾堡海軍少將視察歸來的報告用電報發佈；這個報告完全證實了西弗登所報導的一切。美國當局竟無恥地將莫拉德的電稿檢扣，不准他洩露這個「大使主張示威的先生不好意思的電報」（蘇聯中文「時代」雜誌語）。莫拉德為此特向美國當局提出控訴，他並且把那些「先生」的面子撕得更破了，使他們更「不好意思了」，他說：他「現在可以直說，當時乘坐飛機低飛於比基尼珊瑚礁上一小時餘，並且密切注意此次之損毀情形，目標艦隊中之日本巡洋艦一艘（按指佐川號），前係受傷，然後由美軍故意毀壞。」（路透社紐約七月二日電）。

試驗結果是這樣，負責這次試驗的布蘭蒂中將在招待新聞記者以及在廣播中也不得不承認：「這一次原子彈的試驗，沒有日軍偷襲珍珠港事件那樣轟動，而且在比基尼礁海上損失的艦隻也遠不及那一次損失的衆多。」（按：日軍偷襲珍珠港，據當時美國海軍部長諾克斯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宣佈，共沉沒艦隻七艘，傾覆一艘）他又說：「炸彈爆發時並沒有引起海嘯、地震或其他不自然現象。」牛皮



拆穿了，據美帝宣傳機關合衆社的報導，在比基尼附近巴拿馬號艦上參觀的美國國會議員及聯合國觀察者，目睹原子彈的爆炸，「並不驚心怵目，一致均感失望」，蘇聯教授亞歷山大洛夫手指上升的燦爛濃雲，聳肩稱：「不過如此」。（合衆社巴拿馬艦上七月一日電）。採訪試驗消息的記者多人，更認為「此次原子彈試驗爲一徹底的失敗」。（路透社紐約七月二日電）

同月二十五日，美帝在比基尼再作戰後第二次的原子彈試驗，這次試驗的是水中爆炸的潛水原子彈。靶子艦增至七十五艘。試驗的結果，據八月二日美國白宮發表接自「總統特派試驗觀察團」和「原子彈試驗聯合參謀部方面觀察團」的兩個報告書，均稱這次原子彈所造成的損失僅「戰艦一艘立刻沉沒，航空母艦一艘於爆炸後七小時半沉沒，日本戰艦長門號於爆炸後五日沉沒，另有驅逐艦一艘及攻擊運輸艦一艘擱淺，致免於沉沒。」沉沒的祇有三艘，比上次試驗的遺少一艘。美國海軍部長福勒斯泰爾「親至受傷較重的軍艦視察，發現損害不大，很覺奇異。」（聯合社美艦阿巴拉契號八月二日電）另據紐約時報的著名科學記者勞倫斯稱：「原子彈爆炸後，被研究放射性之專家稱爲『極度危險』，『連鳥類也不能生存』的水面，仍有海鷗低掠過，翱翔於珊瑚叢嶼之上。」早就被宣佈爲「命運即在旦夕」的試驗目標的動物，「將到全國癌症研究院去安度其家庭生活。」（聯合社華盛頓八月五日電）許多觀察者興趣乏然地說：「並未產生意外之驚奇，既未引起海嘯，又未引起地震。」這第二次的試驗又失敗了，美國舊金山的廣播電台也不得不供原子彈的威力「較預料者爲小，炸沉的艦隻未及預料之多。」負責這兩次試驗的白蘭蒂中將也被迫承認這兩顆原子彈的威力，「尙不及投於長崎的原子彈的威力。」